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續兒女英雄傳 第四十九回 良心發現棄邪歸正 預防思患設計藏身

話說鮑國恩與歸元傾心吐膽，說話投機。說到止伯欽差害不了，山寨奪不回來，那歸元登時呆在一旁，一言不發。國恩道：「賢弟，你怎麼發起愣來了？難道我說的不是麼？」歸元歎了一口氣，道：「老哥哥，你何嘗說錯！我發愣的緣故並不為此，為的是我想既做了一個人，不能成家立業，也就有愧；何況身陷在這不僧不俗所在，做得是些傷天害理的勾當，將來不知如何下場。萬一被官兵殺死，身首異處，還落個強盜之名，死不足惜。同是一樣的人，為何弄到這個下場？我所以發愣。」國恩道：「賢弟，我嘗聽見人說，棄邪歸正，改過自新，那怕你從前多少壞處，一旦改悔，就可以把從前壞處洗個乾淨。老弟呀，你真有心要做好人麼？若果有此心，咱們兩商量量出個主意，替皇上家暗中出力，幫助欽差把那些害民的賊人除去，既可以將功折罪，又可以巴結個功名。日後人說起來，咱們總算是大清國的一個好百姓，死後決無罵名。你想好不好？」

歸元聽了這句話，登時站起來往四下裡細看，恐怕有人聽他們說話。看看毫無人跡，這才歸座，對國恩道：「哥哥，若要棄邪歸正，暗保欽差，這也容易。就是我家師傅這些法力，能夠使河中不能擺渡，還會迷人心竅，咒人身死，總逃不了是妖言，一遇見真正修道高人，立時就破。」國恩道：「何處有高人，能破他的法術？」歸元道：「說起這個高人，是一位有道的僧家，現在在平縣南白鶴山冷泉禪院住持。和今年紀七十餘歲，法名觀海，又號靜一上人。他在那冷泉禪院也不知多少年了，從不輕易與人來往。我有個表弟，曾在他院中做過香伙。聽他說起那和尚，真有未卜先知之見。他曾說過，青蓮寺將來要變做戰場。如今看起來，有什麼不是戰場？我們這裡大師父也欽敬他的道行，曾親自去拜見他，求他替度。那和尚一味恭敬，不肯以師自居，好言回復。據大師父說，凡是他的妖法，大概遇見了這位靜一上人，無有不破。如今你我弟兄既有意棄暗投明，乘此機會討個差使下山走走，到了欽差下馬所在，我等去面見他，把真情細訴，求他收留，看他相待何如。他若另眼看待我等，就指與他這條明路，教他去請觀海禪師。那和尚濟難扶危，焉有不相助之理？有了他相助，要破大師父妖法，有何難哉！果能將山東盜風除淨，萬民樂業，我等也可享受些清福。倘或命運來了，保舉個一官半職，也不枉做人一場。」

他二人說得十分投機，一心要想討個差使，下山去建這件功勞。按下不表。

再說欽差由曹州出奏後，親自押解了三個匪徒回省，與衛中丞相見，靜候批折。不上十天，早已回來。安、衛二人同看旨意，得邀議敘，忙焚香謝恩。安公子遂辭過中丞，暗地帶領人馬，要去徵剿天目山白象嶺。那天來至三府交界地方，在公館中住下，只聽中軍回進話來說：「京中差去的人回來了。」

欽差忙著進見。不多時，趕露兒已走到面前，先請了安，然後將回書取出交付。那安公子見了趕露兒進來，早已站立恭候，因其人有父母之命在其身也。他請安之時，公子忙避過一邊，不敢直受。接過回信，吩咐趕露兒下去歇息。拆開書信細看一遍，又看過兩位夫人的書信教他防備青蓮寺的刺客，又教他聘請郝武等同來助力。安公子心中暗算，如今褚、陸等五人隨身保護，料不妨事；先從何處進攻，須與顧先生商議，忙命人請顧師爺來。

少刻，朗山來到，安公子忙足恭相迎，彼此讓座。先是安公子開言道：「先生，你可知道那張七往何方去了？據我看起來，他必往羊角嶺青蓮寺去尋那鐵頭陀做個護身，躲避在那裡。我們如今若帶兵直奔羊角嶺，未為不可，但他有邪術，不可不防。縱用烏雞黑犬血抹在箭上射去，破他法力，不過迎陣交鋒方可以用。那昏夜之中，他若用法來行刺，將何術以御之？這事須要打算妥當，方進得兵。」顧朗山道：「東家不用著急，等我卜一課大六壬，細查休咎，再定何如？」公子道：「如此甚好，就煩先生卜。」朗山忙退出到自己房中，洗手已畢，焚起香來，取出金錢，暗暗通誠祝告，在案上卜課。卜完細查卦象，早已明白。遂收過金錢，用筆墨將課象細細寫出，忙到公子房中，將課單遞與公子看。上面寫的是此卦：「不出三日，有人來投誠，聽他計策，管請得高人來助。諸事皆吉，不必著忙。若防刺客，止須用奇門遁甲法，設一疑陣，決無妨礙。但月令淹纏，不能速於建功。靜候時至，自然擒寇，一勞永逸矣。」公子看完課單，又細問這其中緣故。朗山一一分析與他聽，勸他不必性急，「目下先寫信去鄧莊，再延請幾位義士來相助，我等且在此打住聽信。到了夜間，我替你擺下奇門遁甲陣式。若有刺客，一定遭擒，似此可以放心了。再外面傳出令去，說等候調兵，必須兵將到齊，方才動身，先穩住眾人之心。等三日後，自見分曉。」公子聞言，止得謹依朗山之教，諸事照辦。這且不表。

再說鐵頭陀自打發人下山，要探知欽差在何處下馬，怎樣舉動，又差兩個徒弟裝做游僧化緣，要打聽欽差生辰八字。這四個人下山去後十餘日，並無一人回山。鐵頭陀放心不下，與張七商議道：「我這所在，那怕千軍萬馬，決不敢來。就是他來到，要想過河，今生休想。但如今差去的人怎無一人上山報信？令人可疑。」張七道：「弟處再差一個精細的人下去探信，自然信得的快。」鐵頭陀道：「也好，我也差個人回去。」忙問道：「誰人能速去打聽消息，快來報信？」只聽得下面答應道：「弟子願去。」答話者不是別人，就是那歸元。鐵頭陀素知他誠實，所以深信，說：「你肯去最好，務必速去探聽欽差現在何處，即回山報信，別的閒事一概不用你管。」歸元答應道：「遵師父之命！」那張七問人時，早有的國恩上前領差，說道：「此次一定打聽著欽差住處，飛速來報，願同小師父同行。」張七應許。

兩人忙收拾行李包裹，辭過師父、七大王，飛速下山。走出了十里路，到了河邊，有人把守，看了腰牌，問了來歷，方才駕起法船，渡過河去。二人上岸，急忙趕路。走到天將晚，來到一個鎮市，投宿店中。二人商議道：「此去須打聽欽差現在何處，好去投誠。大約他從西北往東南而來，我等止消向西北方迎去，終究迎著。」當夜在店中住了一宿，次早天明起來，連忙上路。有人問起，說是朝山的一僧一俗。在路行程走了三日。此時安公子還在省城候旨，等得旨意回來，耽擱了數日，方才動身出省。因此恰好走到三府交界地方住下，不早不遲，專候那鮑國恩、歸元到來送信。那山中差來二僧二俗，他們都到兗州、沂州鄉下城中去訪，那知欽差並未往兗、沂二府，所以錯過。他四人一時不好回山交令也。這話表明。

卻說國恩、歸元二人走了好幾天，那一天到了三府交界的地方，是一個大鎮市，屬兗州府陽穀縣所管，離泰安三百八十餘里，地名環道村。二人到了村內，但見人煙稠密，生意興隆，是個富實村莊。到了街上，尋著了一個客店，進去住下，與店主談說，問起這街上為何如此熱鬧。店主人道：「今朝本是趕集之期，又有欽差在此打住，所以四鄉的人來的更多，較往常分外熱鬧也。」二人聽得欽差在此，心中喜歡萬分，腹內各人念佛道：「阿彌陀佛，這可好了，等著活佛了。若是錯過，叫我們那裡去尋？」兩人忙叫店伙計預備了酒飯，飽餐一頓。兩人隨即出店門，說道：「要去瞻仰這欽差大人的公館。」店主人道：「就在這條街上，你往西走去，約有半里，看見那座北朝南的一所房子，外面搭有鼓亭，門上掛彩懸燈，有兵丁在門口把守，那就是欽差的公館了。但是你去看看是看得的，切不可多言多語，怕的是鬧出亂來，那可不是頑的。」二人道：「知道，我們不過見見世面，誰肯多事？」說罷，二人出了店門，往西走去。果然不遠，早看見欽差公館。

他二人來到門前，探頭一看，但見排列些軍官，十分威武。二人到此，止得放大了膽，硬往門內走進，口呼：「有冤枉要面見大人申訴。」那時把門的兵丁聽他二人稱冤，忙上前攔阻，說：「咦！你這和尚同這人好大的膽，這是甚麼所在？也可以由你們混喊亂叫的麼？還不快退下！若要教內裡聽見，你二人這兩個腦袋就有點保不住了。」二人道：「我們聽說欽差大人專為替百姓申冤理枉，到處放告收呈，怎麼我們的冤枉就不肯管？這是怎樣一個道理？止要說明，我等就不告狀。」

這裡兩下吵嚷，早驚動了褚、陸二人。原來安公子寫信去鄧莊，托鄧翁再請幾位好漢來幫助，是遣週三前往，此地留下馮、趙、褚、陸四人。所以褚、陸二人在此，聽見外面吵嚷，忙出來查問。到了外面，問起原由，才知是有一僧一俗要申冤理枉。褚一官隨向二人道：「你們到底是有甚麼冤枉？為何不向地方官去告狀，單來欽差公館申訴？我對你實說罷，若是重大之事，大人定然

替你昭雪，若是尋常小事，那是不准的。你等快說罷！」二人道：「老爺，這事非同小可，關乎山東百萬生靈。大人若准我這狀，管保他指日高升，盜案立破。我們此一番來，一半是為國家出力，一半是為自己出頭。老爺你明白了不曾？」列公，這褚一官要是前幾年，斷不會明白此話，如今在安家來往，聽聽說說，也就福至心靈，這幾句話他竟會摸著頭了，忙說道：「如此，你且少待，等我回稟大人，即來傳你。」吩咐兵丁，給他二人座位，不要輕慢他。褚、陸二人這才進內去稟安公子。

卻說安公子這日正想起顧朗山所卜之課，說三日之內，必有人來送信投誠，今日恰好是第三日了，不知有無人來？此課靈否？正在心中盤算，忽見褚、陸二人進來，口中說道：「回大人話，外面來了一僧一俗，說有機密事要面稟。聽他語言，像是從羊角嶺來的。大人可准他叩見？」安公子聽了這話，登時又喜又驚。喜的是有人投誠，從此可以知道賊人蹤跡；驚的是胡山占課能以預知。忙吩咐帶他二人進來。隨即請了顧朗山來，一同問話。

褚、陸二人出外格外小心，先搜檢了二人身邊，並無寸鐵，方才同他走進上房。國恩、歸元抬頭往上看見東邊一人，年紀四旬以外，西邊一人，年紀不過三旬。一望而知，年輕者即是欽差，雖是便服，而氣度儼然是大人身份。二人忙雙雙跪倒，口稱：「大人在上，罪民參謁。」恭恭敬敬，磕了四個頭。安欽差在位上見他磕頭，也欠了欠身，用手一擺，說：「罷了，起來說話！你等從何處來，有甚麼機密事稟我？你先將姓名與來蹤細細說明，休要撒謊隱瞞，自取罪戾。」二人聞言，是國恩先開口道：「罪民姓鮑，名叫國恩，本籍登州府人。因貧窮難過，投靠在青雲山張萬寶寨中，做個小卒。張大王新近兵敗逃走，至泰安羊角嶺，依賴青蓮寺大和尚鐵頭陀，暫作避難之計。罪民到了寺中，聽那和尚所說的話，十分厲害。他會用邪術迷人，又能咒人身死，止要知道某人生辰八字，他作起法來，其人即死。他已經差了兩個精細嘍囉，到處打聽大人用兵所在，又差兩個徒弟，裝做游僧化緣，其實到處打聽大人生辰八字。他嘗說慣會黑夜入室行刺，來去甚快，人所難防。罪民想他雖說有此法力，究竟是妖法邪術，終究不能勝正。他有個徒弟叫歸元，與罪民一見如故，十分投契，結拜弟兄。說起他師父這些本事，不容易破，卻也不難，止消去請出一位高僧幫助，那時管保將他法術破個乾淨，還可以生擒活捉。歸元他與罪民一心要想棄邪歸正，所以一同討個差使下山，沿途訪問大人的行台。如今幸得見著大人，好比雲開日出，得見青天。罪民只求大人將我二人收錄標下，做個軍兵。歸元他願什麼，請大人問他，就知根底了。」

欽差對歸元道：「你有甚麼說的，只管說來！」歸元道：「僧人自幼出家，俗家姓畢，乃登州府人，一向在山東省城天王寺住持。因為寒苦，才向外州縣化緣。不幸遇見青蓮寺的鐵頭陀，他看僧人貧困，就收留僧人做徒弟。起初止當他是好人，那知他才是坐地分贓的一個大盜。他與青雲山張七大王至好，還與海盜歐氏弟兄拜盟。那和尚會邪法，念咒迷人，又會畫符，使河水見物就沉。據他說，他這些本領，天下無人敢敵，就單怕一人，這人是得道高僧，現在在平縣南白鶴山冷泉禪院居住，法號觀海，又稱靜一上人，年紀七十多歲。據鐵頭陀說，他能未卜先知。若講法力，比鐵頭陀高出幾倍。僧人因聽鮑國恩勸化，頓起悔心，想做個良民，故爾同他來叩見大人。大人若施恩，僧人情願還俗，跟隨大人做個小卒，棄邪歸正，免得將來打在強盜一黨裡面。如今那鐵頭陀已差人下山打聽大人住處，又說訪問八字，要咒詛。不然他要來行刺，大人不可不防。依僧人愚見，現在大人快差人去白鶴山，延請觀海長老到來，要破他法就容易了。有了高人，還怕鐵頭陀逃往那裡去？管保拿他，全不費力。況且白鶴山離此也不甚遠。大人又是為國為民，替皇上出力，救百姓災難，那高僧聽說如此，諒必下山相助。大人高見，以為何如？」

安欽差聽了這話，還不曾開言，一旁顧師爺早說道：「看不出你這二人倒是一副忠肝義膽。此番你肯來獻，好心指出這條明路，其功不小。日後大人一定提拔你做個小小前程，但是如今你二人還回山去不去？」二人同聲道：「小人們去不得了的了。一者恐怕他盤問出來，反倒壞事；二者萬一他從此不放小人下山，怎樣脫身？好容易離開了火坑，豈肯再臨險地？」顧朗山點點頭道：「不錯，你二人且下去歇息，自有道理。」二人退下。

顧師爺忙命褚、陸二人去照料他，替安排飲食住宿之處。